



张聂尔

上流风情



上流风情

作者：张聂尔

责任编辑：潘宪立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87千

印张：11.125 插页：6

版次：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86-1/I·285

定价：4.2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 版 说 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 家 出 版 社



张聂尔漫画像

张守义作

小 传

和新中国一起长大，小时候特别豪爽，特别爱上学，一心想当科学家。岂料读至高中，适逢“文化大革命”，竟永远与大学无缘。倒是为“上山下乡”之大潮所裹挟，去北大荒屯垦戍边。从此白口耕耘黑泥，夜晚盘踞土坑，彻底绞杀了童年的美梦。后终因耐不得修理地球之寂寞，从后门溜进军营，居然混了下来。

然而人有旦夕祸福，不幸恶病罹身，被认定将不久于人世。谁知竟死里逃生，活蹦乱跳地过了一年又一年。

大难不死，不甘碌碌无为，开始提笔为文，渐渐地竟着了迷，以为此业乃最大的诱惑与乐趣，便自以为得计地一篇又一篇地写下去了。

序

张 翎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小说，你很难找到目前一些畅销书所具有的刺激性。打斗，侦破，性感，秘史轶闻，这一类的刺激性它都没有。我说的刺激性毫无贬斥的意思。旋转于生活湍流的现代人，读书往往是为了在艺术刺激中得到精神的放松和怡乐。它虽然没有多少刺激性，却有另一种让你爱不释手的东 西，这就是新鲜感和惊奇性。因为它描画了别一样的生活世界，令人感到陌生而又神秘的将军的世界。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小说面面观》，作者佛斯特有一段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关于“新奇性”的精采论述。佛斯特虽然说“好奇心是人类最原始的能力”，但他仍然认为小说的“故事需要读者的好奇心。”不仅仅是对于故事题材，即使在阐述“扁形”与“圆形”人物形象二者优劣之分时，他也将“新奇性”作为重要的审美价值标准之一：

“如果它无法给人新奇感，它就是扁平人物。”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外文学历史上的杰作跟它人物故事的“新奇性”是分不开的。且不说《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一类巨著，即使如《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小说，它之所以进入世界名作的行列，并不是因为艺术的精妙，其粗糙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开辟了“荒岛文学”，其新鲜的题材画面给历代读者带来了新奇感。所以说，新鲜的人物故事，给人以新奇性的审美享受，这是衡论小说价值的永恒标准之一。

这本小说集所展现的将军们和将军家族生活的世界，对于读者无疑是具有新奇感和新鲜性的。而且，作者自身就是来自那个营垒，张聂尔不但熟知人们在荧屏上所常见的将军公开亮相的那种社会角色的面孔，而且深知他们家庭生活方式和潜意识“本我”的本相。所以作者的一笔一画，一感一叹，点染成趣，无不画出了老将们的魂灵。当然，按照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将军的名字常常同铁马金戈、喋血鏖战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集子所收的几篇小说却没有纷飞的弹雨，没有弥漫的硝烟，有的只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老将军之间筵席的饕餮、牌桌上的厮杀、家庭的温馨和暮年的孤寂。这世界似乎太平静了，太缺乏将军戎马生涯那种诱人的色彩。可是聂尔以她敏锐而深细的笔触，撩开了平静世界的帷幕，伸展到老一辈将军之间、老一代与其子女们的矛盾与撞击之中，探掘了潜藏于他们灵魂深处的跌

宕起伏的感情波涛。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也没有多少新潮的艺术技巧和惊世骇俗的哲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种大“道”和神“道”，它是不屑一瞥的。然而，在这里却有将军们独特的感情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精辟地说过：“艺术作品只有当它把新的感情带到人类日常生活中去时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他还说，衡量一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取决于传达的这种感情的独特性、清晰性和真挚程度。你读聂尔的小说就会感到它所描述、表达和抒发的将军和他们子女的感情流，往往是人们不大体验到的，或者是一般作品很少表述的思维方式和本我的情态，因此它有着相当高的独特性、清晰性和真挚性。

一个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其小说必定呈现独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如当代英国文坛的超现实主义宗师布迈洛，他在大半生里写过各式各样的小说、散文、诗和剧本，其风格也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但他从来也没有脱离这样一个故事的构架，即人物主角几乎千篇一律的是一个年纪不轻的白种男人，而他所倾慕的女性，时常是一个垂着黑发的小巧玲珑的东方人。布迈洛小说世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构架？他回答说：“主角永远是我自己，”“即使创造出的别的角色，也是写自己。”又说：“至于那个黑发女子，我三岁时见过一个日本洋娃娃，给深深迷着。从此成为了内在的神祇，主要意象。”

聂尔内心是否有什么“神祇”？且不去管它。但她的小说世界，从表层的显像说，从没有一个正在执掌兵权或率兵打仗的将军，而是告别兵营、退居赋闲的将军；从深层隐像说，支撑小说的人物活动和感情世界的力点，并不是将军形象的本身，而是有一个将军的女儿“我”。作品深层潜潜流动的则是这个“我”独异的感情流。“我”并不等于作者自身，但“我”的叙述角度和观察评述的语调，自然渗透着作者思想情感的倾向和评断人事的价值观。所以，你未尝不可这样的认为，聂尔的小说主角自觉不自觉的是写她自己，是她心灵的自白，情感的宣泄，是她对自己父辈的将军们的审视。

在当代文学中写将军的小说虽然少见但不是没有，比如刘亚洲就常写这方面生活。但他笔下的形象是“两代风流”式的将军，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将军，他让他们在军事指挥艺术舞台上(包括军事演习)呈现新老两代将军的风流。聂尔的小说不是这样。她似乎有意跟别的作家划出一条分界线，对于那些威严地站在地图前擘划运筹的将军，她却置于一边。她感兴趣的不是千军万马、炮声隆隆中的将军，而是既有将军身分又失去将军权势的布衣将军，由他们的女儿“我”审视和表现将军们由显赫高位而平民百姓这二者之间的生活与情感的落差。从门庭若市的权势者到门可罗雀的无权入，由叱咤风云而孤独落寞，这生活的悬殊落差必

然激起感情的巨大反差。作者所捕捉和感悟的恰恰是这瞬息嬗变的生活落差与情感的反差，以营造她独特的艺术世界。如《隐秘的角》的故事层面是由林彪集团一个“死党”（执掌“林副统帅”仓皇出逃的256三叉戟和其他要人专机的将军）的命运结构而成的，写他原本可以带出既有帷幕的秘闻性，又有惊险的传奇性，写出来那一定惊心动魄，一定“叫座”，可是作者偏偏将手中引人入胜的秘闻素材“忍痛割爱”了，而是着意去写小蔡在其父亲由将军而阶下囚的生活遽变中，她的爱情悲剧和父女间由隔膜、对立而理解的感情流。《隐秘的角》这个标题，不同作家本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选择，或写“九一三”事件的“隐秘”，或写与此相牵连的人物内心情感的“隐秘”。倘若单从写法而论，前者比较容易，只要将那些扣人心弦的材料抖落与纪实出来，就会博得一片叫彩声。而后者比较虚，写起来将很棘手，艺术难点大，弄得不好反而会失去读者。聂尔选择的却是后者，她似乎想跟自己过不去，敢于真实地写出“死党”分子的“忠心为党”的一面（为反革命辩护？），揭示“死党”分子和家族成员的精神失落和情感的痛苦。《隐秘的角》在政治与艺术上，作者都得承担不小的风险，但这一招险棋，倒使作者的胆识和艺术个性透亮了，显示出她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和与众不同的小说世界。

最能充分说明作者小说世界特征的，还是《穹苍

中的碎片》。它是作者新近发表的、也是写得很有诗情和深意的一篇。故事由三个情节链条结构而成，第一，年轻的女兵陈甜寻访父亲陈坚司令员的家乡大别山，偶遇陈坚在打“五马”战斗中失散的老战友曹建明。由曹又找到了她父亲红军时代结发之妻云花儿，这就引出故事的第二个情节链条，即陈坚作为当年西路军一个团长，他怎样与云花儿相爱、结婚和离散的。第三，陈甜由大别山回到南京家里听父亲回忆红军打“五马”和他与云花儿爱情及诀别的历史。这三个链条的情节各有自己的主人公，即曹建明、云花儿、陈坚，但小说深层世界的真正主人公，则是根本没有参加当年残酷战斗的陈将军的女儿陈甜。年青，敏锐，温柔和善良的她，有着深沉的审父意识和现代感，三个主要人物每一历史脚印和关键性的情节及细节，都是通过她那审视父辈眼光的过滤、折射和思考的。陈坚跟云花儿及曹建明的聚与散，都是由西路军覆没的故事联结而成的，但作者不想把这篇小说写成一部军史。如果是那样，它就像轰动于当前文坛的报告文学《西路军女兵蒙难记》，而不是小说《穹苍中的碎片》了。它写了云花儿以及曹建明对陈团长五十年来日日夜夜的思念之情，但它意不在写一个由散而聚的大团圆结局。倘若那样，不过是一个老而又老的破镜重圆的故事。作者的真意是，展示西路军宁夏惨败事件给每个红军战士、男兵与女兵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际遇和命

运。同样是西路军，曹建明(当时是一位勇猛善战的营长，因负重伤而流落藏族一个奴隶主家中)为什么当了奴隶，而陈坚当上了将军？陈甜的母亲徐明婉和云花儿都是陈坚的妻子，可是云花儿被俘始遭轮奸，后回大别山变成穷困的农妇，如今已是住在陋室，一个干瘪枯萎的老妪，而徐明婉却是身居将军楼的贵夫人。同样的女性，曾是同样的身分，但她的和她的命运为什么霄壤之别？陈坚与曹建明，云花儿与徐明婉，他们和她们的命运为什么出现难以弥求的巨大差异？作者在探求中找到了历史的“偶然”，因为“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解释那成千上万的偶然。”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偶然”，在这个世界上才有了将军与奴隶，贵妇与贫妪，因此穹苍是由五光十色的碎片结缀而成的。

在这里，作者似乎流露某种人生无常的情绪，但她并不是一个人生虚妄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者，而是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积极探求者。聂尔之所以不写在位的声势显赫的将军，专写离位的清闲寂寞的将军；不写将军和他们战友亲朋的辉煌历史，而是写他们命运的悲怆，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生活落差、情感反差、命运骤变中，她找到了人生价值的探求点和艺术追求的位置呢？我以为它是有两个主要因素形成的。像聂尔这样年龄的作者，开始记事和懂得思考的年代，恰恰是我们祖国、人民和军队发生巨大落差的时代，“文化革命”，“九一三”，大

裁军，离退休制，历史与政治事件那只翻云覆雨的手，在捉弄每个人的命运。昨天的将军，今天的囚徒；昨天在位的声色，今天离职的孤寂，高山峡谷，炙热冰冷，这历史巨大的落差怎能不使这一代作者发生情感的反差呢？那种人生沧桑的叹喟，正是她心灵深处情感的迸发。这是时代的原因。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作者美学观念和审美个性决定的。她作为将门之女，深知个中三昧，你看她写的心心，几笔就活活画出一个将军女儿迥然他人的那种“味儿”，而作者对这种“味儿”不无欣赏之意。欣赏这味儿，就不大会清醒透视这味儿背后的弱点；不能不多少妨碍去体验别一种和多样的味儿。这是她局限的一面。还有另外的一面，也是她主要的一面，她虽享有那种门庭的物质生活，但并不贪恋特权的生活方式。她有自得与自足的一面，但又不满足于父辈大树庇荫下的八旗子弟式的生活；她熟知上层社会生活的特有方式，也不反感那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像许基鑫将军的家宴和金陵古城老将们席桌上重叙旧谊的情趣，写得丝丝入扣，有声有色），但又有一双向下的眼睛，感知底层人的辛酸，所以在温热的闺门中渴望着探知真正的人生。在生活落差中她也领略了某种人世无常人生虚妄的东西，但传统文化、正统教育的基石和新世纪的现代意识，又催动她去寻求真善美的意境。不论世事变迁和人情冷暖，她内心深处却燃烧着崇高的光亮和从

未破灭的理想幻梦。所以她审美情趣在时事起伏中关注人性的情感浪花，在杯觥交错中她暗自尝受着亦喜亦忧、苦涩参半的人生滋味。她写的是离开时代主潮、即将从历史上消失的人物，但她所寻觅的是大时代的音律；她写将军但不仅仅把他们当做将军，而是将他们视为一类人与人类个体来究其生存的状态、生命的方式和命运的导因。她写的是无数生命的“碎片”，但揭示的是人生的“穹苍”。所以它不只是诱发你认识将军的世界，而且从审美快感中你会得到人的和人生的启迪。

读聂尔的小说，我一方面感到作者有才气，虽然有时笔墨显得太实、太死心眼儿，但一些章节写得很有灵气，创造力已进入心灵自由的艺术王国。她不是苦吟诗人，不大刻意求工，没有将艺术成败看得特别重，不是沽名钓誉，只想一鸣惊人的那种人。聂尔写小说也没有把它当做兴国安邦之大业，不是视为成名成家名利双收的捷径。对于文学她全凭一种兴趣，一种对空虚生活的逃遁或反拨，一种证明自我的方式，试图从虚妄、灰暗和悲怆中寻找人生价值（自我的与别人的）的一种途径而已。所以她写得放松、活泼，几乎用诗和散文诗的笔法写小说，在无艺术功利的追求中获得艺术的意境，颇有一点潇洒或豪放之气。但另一面，我又感到作者有些地方写得不够放松，甚至很拘谨，煞费心思，写得很苦。这不完全是青年作者的技巧问题，很可

能作者主体的精神世界还有某种观念或潜意识的东西在约束笔锋的自由驰骋。所以，对那将军的世界应该大胆展示的众生相，那应该深入挖掘的东西，却意外地止步了，淡化了，回避了。有时颇有一点挥泪斩马谡的样子，舍不得下笔。分明看到这些身着戎装的将军依然是个农民，或者残留农民性的将军，但作品对农民性批判的锋芒似乎圆钝了些；分明认为云花儿从命运凄苦中提出的疑问（“你说，雪山也翻过了多少遍，草地也走了三趟，做什么还要去‘打五马’呢？”）是历史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可是父女对话在“山头”二字面前又戛然而止了。

现在，描述将军世界的大体有两类作家，一是生活于另一世界但可采访将军生活的。这类作者不多，作品又往往给人隔了一层或“隔靴搔痒”之感；还有的作家本身就生活于将军的世界，对将军的公务与私生活、表象与内心，他们都有丰富的感知、体验和主体的把握。从那一世界来的作者，既有别人所不可能有的优越的便利条件，又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艺术感知打上了那一世界的烙印。聂尔的小说既有它的优势又没有完全摆脱了它的局限。所以，她的小说如把将军的小世界与现代的大世界联结一起来审视，它就取得了成功；如果多少脱离一点大世界的现代意识而局囿和偏爱那一个小世界，小说就溢露了它的缺陷。我提到这一点，不是苛求而是想说明，作家对自己的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

既要拥抱又要清醒，入其内核而出乎其外，站在人民和时代的制高点加以透视，这才有可能赋予作品以深邃的历史内容和宏大的艺术魂魄。聂尔始于一九八三年写小说，有短篇，有中篇，如将它们按时序排列起来考察，表明作者一刻也没有停止地奋力前行。她没有完全告别但也不眷恋那个世界，也许还有一只脚没有完全跨出那一世界的门坎，眼睛却在紧紧凝视时代的前面。前不久作者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刚脱手一部长篇小说，说是写将军之家的“没落”。我为她向艺术巨卷的冲刺感到高兴，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没落”二字的意味。作为将军的自身和他们的家庭，不一定没落，甚至希望它的兴旺，但“没落”如果是对他们的“终结”性的历史审视，以现代意识的“审父”和批判，揭示更具现代感的将军和他们的家庭生活。那么，“没落”二字就意味着作者观念(哲学与审美)的突破。

写于二月十九日，一九八九年

目 录

序……张 韧 1

将军的世界 1

闽西人 128

隐秘的角 144

穹苍中的碎片 259